



山东青州满族村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发布日期：2007-5-14 11:43:21 作者：杨萍

杨萍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山东青州满族村是山东省唯一的满族聚居村，生活在这里的满族人民，在经历了270余年的沧桑巨变之后，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本文从双语现象和语码转换的视角描述了青州满族村的语言状况，并对这种语言得以保留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关键词：山东青州；满族；语言状况

中图分类号：H17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1-0034-03

隶属于山东省青州市益都街道办事处的北城社区，位于青州市火车站西，北临济青公路，南距尧王山西路0.5公里，现为山东省唯一的满族聚居区。北城社区原为清朝青州驻防城，据史书记载，青州北城满族的先民是清朝驻青州的骑兵及其眷属。《清史稿》载，雍正八年（1730年）设青州驻防骑兵2000人，此后，其眷属相继随入，共4700余户，10000余人[1]（188）。首领为将军（从一品），率骑兵镇守山东[1]（699）。据清咸丰九年（1859年）《青州府志》：“驻防满洲城在府城北，雍正八年建，九年告竣。门四：东曰海晏，南曰宁齐，西曰泰安，北曰拱辰。”[2] 旗城在益都城北，惯称北城。由此看来，北城满族至今已有270余年的历史了。驻防青州的骑兵来自不同的部落，北城满族先民居住在北京通州一带，至今有些人家还保留着家谱。1947年旗城被毁，成为满族群众聚居的村落，仍以北城命村。北城村由以前的北城、菜园、北辛村、柳树湾4个自然村落组成，2001年北城村改为北城社区。全村辖14个组，一组至七组为汉族居民，八组至十四组为满族居民，辖区总面积450公顷[3]（32）。据北城村委会统计资料，2005年全村共有1587户5148人，其中满族2088人，占40.6%。

北城的满族在生活习俗上已与当地汉族几乎没有差异了，但是他们说的汉语方言却不同于当地，人们一听便知其满族身份，这种方言俗称“北城话”。张树铮教授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北城话的声母与北京话完全一致；北城话的韵母与北京话基本相同，只是比北京话多一个韵母；北城话的单字声调调类与北京话相同，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因此他认为，北城话的源头应该就是260年前的北京话[4]。

北城满族的语言使用现为双方言制：在北城人内部或北城人之间使用北城话，与当地汉族交往时使用青州当地方言。北城满族原来说什么语言，没有明确的记载。《潍坊文化通鉴》中称，当时是双言制：在官场和行文时用满文满语，与汉人交往时用汉语汉文[5]（406），这大概是推测之言，因为“在满族形成阶段，汉语在满族中就已经成为通行语言了”，入关之后，“满语在满族中退居次要地位”[6]。清太宗和顺治皇帝都曾告诫群臣及宗室子弟学习满语满文，保持其民族语言，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满族通行汉语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7]。至北城满族自北京迁来时的雍正年间，旗人使用汉语更是确凿无疑的。

所谓双言现象是指同一语言的两种变体在同一言语集体范围内并存的现象，该言语集团的成员根据交际行为的社会情境和其他参数，在相应的交际领域内使用这种或那种语言变体[8]（164）。所谓语码转换是指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人们从一种语码转换到另外一种语码。语码是人们进行交际的符号系统，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方言或其他语言变体[9]（170）。

笔者曾于2006年1月和8月两次对北城村的语言使用状况进行调查。采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居民的语言习得方式、居民对各种语言的掌握程度、居民对各种语言的态度和评价及各种语言的社会功能。北城满族人根据交往对象和交往场合的不同，会在北城话、青州当地方言二者之间甚至北城话、青州当地方言和普通话三者之间进行语码转换。根据问卷调查和深度

访谈的结果，笔者归纳如下：

在语言习得方面，北城满族人根据父母的族别，会有一些差异。如果父母双方都是满族，那么他们从小就说北城话。由于聚居地相对封闭，父母均是满族的北城年轻人，一般都不会说青州当地方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青州当地其他民族交往逐渐增多，他们也会慢慢掌握青州当地方言。如果他们的父母有一方不是满族人，那么他们从小就会习得两种方言，即北城话和青州当地方言，他们会根据交往对象的不同，在一个家庭之内进行语码转换。由于满族和其他民族通婚已经是多年来非常普遍的事情，因此，绝大部分北城满族人都会说北城话和青州当地方言。

在对各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方面，北城满族人视年龄大小有不同情况。年龄在40岁以下，而且父母双方均为满族的，都能流利、准确地使用北城话和普通话，而对于青州当地方言则仅能达到能听懂但不太会说的程度。对于父母有一方不是满族而且年龄又在40岁以上的人来说，他们的普通话掌握得不是很好，但是对于北城话和青州当地方言则都能达到流利、准确使用的程度。

北城满族人对各种语言的态度和评价也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普通话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学好普通话非常有用；北城话好听、亲切，更重要的是能体现他们的民族特征，这也是民族心理的一种体现，而青州当地方言则仅仅是便于交流的需要。

北城满族人会根据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的社会功用是不一样的。在公共场合或与外地人交往时他们一般都会尽量使用普通话，在与本民族的人交往时则使用北城话。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的具有满语遗留特点的词就是“喀”，即去的意思，如问“你上哪去？”他们会说“你上哪喀？”当然，还有很多词汇是满语的遗留，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笔者根据对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认为，北城满族人的语码选择，按照司珂滕的标记模式理论，应属于有标记的语码选择；从他们进行语码转换的心理状态来看，按照贾尔斯和史密斯的语言适应理论，应属于聚合型的语码选择[9]（174）。他们在交际时会根据不同的交谈对象选择不同的语码，在言语上尽量谋求交谈双方的一致性。虽然交际的场合也会影响他们对语码的选择，但是笔者认为交谈双方的个人特征才是比较持久起固定作用的因素。

清代旗兵驻防各地，但将其原籍汉语方言保留至今的却未见报道。比如山东德州也有清代骑兵驻防，但其后代早已改说德州话了。北城满族为何能够保留其原籍的汉语方言至今不变，甚至嫁到北城的妇女或者来北城做生意的外地人也都渐渐会说北城话？根据笔者两次的调查，归纳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国之前，青州骑兵聚居并主要活动在北城城内，当时有城墙包围，一般情况下旗人不能外出，他们与外界的交流几乎隔绝，而且直到现在，北城的满族仍然是以聚居的形式居住在一起。这是北城话得以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

第二，强烈的民族意识也是北城话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题目：“您认为北城话保留至今的原因有哪些？”80%以上的人都认为北城话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说北城话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他们感到很自豪。

第三，自雍正以来的很长时间，当兵是北城旗人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而当时想当兵的话，需要向考官汇报履历（即个人简介），汇报履历要求要么用满语，要么用官话，这对于从北京迁来时就用汉语的旗人来说，无疑是北城话保留的另外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北城满族在民国之前与当地汉族接触是比较少的，民国之后，满汉两族的接触大大增多，特别是解放后，满族和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已经连为一体。文化的交融必然带来语言的交融。为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北城满族一般都会说北城话和青州话两种方言。而与汉族的婚姻关系则使得北城内部也加入了本来说青州方言的人群，嫁进北城的妇女逐渐学会说北城话，但她们的北城话不是很标准，带有较多青州方言的特点。在谈话中得知，北城话在当地优势方言青州话的包围中，也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青州方言的一些特点已经渗入到北城话中。笔者认为，随着北城满族与汉族的进一步融合，北城话也将进一步向青州话靠拢，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消融在当地方言——青州话之中。不过，这一消融过程经历的时间会比较长，如同北城话在270多年的沧桑巨变中仍然保留了下来一样。当然，由于北城话比较接近于普通话，如果将来普通话能在青州迅速普及的话，无疑将有利于北城话的保留。但普通话是否能、是否要取代地方方言，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青州市志编纂委员会.青州市志[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 [2] 青州府志:卷十五[Z].咸丰己未年(1859年)重修.
- [3] 张在湘,蔡万江主编.潍坊文化通鉴[Z].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
- [4] 郇志侠.满汉全席[M].北京:中国文艺·新视点编辑部,2006.
- [5] 张树铮.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所保留的北京官话方言岛记略[J].中国语文,1995(1).
- [6] 林焘.北京官话溯源[J].中国语文,1987(3).
- [7] 徐通锵.历史上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融合问题说略[A].语言学论丛(第七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8] [苏]什维策尔.现代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方法[M].卫志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9] 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An Investigation into Language Use in Village Inhabited
by the Manchu Ethnic Group in Qingzhou, Shandong Province

YANG Ping

(The Northwest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er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village of the Manchu ethnic group in Qingzhou, Shandong province is the only village of the Manchu ethnic group lived in compact commun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one of the garrisons in the reign of Yongzheng, Qing dynasty. After witnessing over 270 years of great changes, the Manchu ethnic group lived here still kept their own languag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by specifying language use situation of this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ingual phenomenon and code-switching tries to explore the reason of the language use and make a prediction of its future.

Key words: Qingzhou Shandong province; the Manchu ethnic group; language situation

本网站由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维护制作

All copyright © 2005